

閱讀是我的危機處理機制，文字是將我自深坑中拉拔出來的慈繩愛索；我與孩子關於書的對話，常常成為我們關係糾結惡水上的橋，或是四面硝煙裡垂下的一座天梯。

我們獵熊去！



作者 ■ 黃瑞怡
(美國俄亥俄州大語文教育博士)

大多數孩子都會對動物著迷吧？百年來，即使與自然界漸行漸遠，居住都會中的人，依然常在影音書報裡聽聞蟲魚鳥獸。動物有的性格單純，有的卻在人類萬花筒般的想像裡添了多面性格；好比說到熊，孩子聯想到的是床頭邊可愛的毛絨絨玩具熊，還是森林裡八丈高的龐然猛獸？不同的家庭，因動物說起不同的故事。

老大典兒與我，曾經夜夜獵熊去，這或許算得上我們私密的家族傳奇？

典兒三歲時，我懷著小曦，因種種早產跡象，必須遵照醫囑，暫時離開教職，歸家安胎。春夏之交，窗外蝶戲蜂鬧，我卻大門不得出，樓也不許下，每週唯一一次離家是上醫院作檢查。在自家臥房老老實實躺了六週，七月中那次例行超音波，醫生臉色忽地凝重，緊急移送病房，那時，離預產期還有四個多月。醫療團隊想方設法，要延後胎兒出世時日。一位老資格護士看出我驚惶不定，彎身對我說：「胎兒在神造的母親子宮裡呆一天，勝過在人造的先進保溫箱裡呆三天！妳要定心！躺越多天越好！」



原文作者：
羅森 (Michael Wayne Rosen)
繪者：
奧伯里 (Helen Oxenbury)

絕大多數準媽媽只需與醫院有幾天交集，我卻別無選擇地在產房裡落地生根，也別無選擇地在典兒日常生活裡缺席。盛夏的南加州陽光燄燄，丈夫每天安內攘外，曬得如黑炭。傍晚他到幼兒園接了典兒後，車潮中趕往醫院，我們一塊兒吃簡單晚餐。接著典兒撥開五顏六色的監測管線，使勁踏上高高病床，等著我給他說故事。

那陣子，典兒最愛是一本英美傳統歌謠改編的小小圖畫書——《我們要去捉狗熊》（*We're Going on a Bear Hunt*），英國桂冠詩人羅森（Michael Wayne Rosen）與金獎畫家奧伯里（Helen Oxenbury）的作品。

天朗氣清，爸爸帶著一家四口兄弟姐妹，要出門獵熊去啦！一路上經過草原、急流、泥沼、黑森林、暴風雪，重複又重複的辭兒是：「上面飛不過，下面鑽不透。天啊，只好硬著頭皮向前走。（*We cannot go over it, we cannot go under it,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!*）」故事裡充滿了動作、步態的傳神描述，以及幽默的語句和音律，典兒樂在其中，很快瑯瑯上口。幾乎夜夜要唸上幾回。回家前，總跟我說：「媽媽，明天再讀給我聽？」

夜裡產房總比白天更冷清，空蕩袍子下冷氣鑽進鑽出，身邊儀器嗡嗡運轉，哼不出安眠曲，遙遙窗外一片黑，聽不見星語。從來以為自己閒散喜靜，等到結實躺下後才知道還算不上植物；身子不動，心思意念互如萬馬奔騰，在時間草原上東奔西跑，將睡意趕得無影無蹤。時鐘快轉不了，分分秒秒走過，走過對腹中胎兒的擔憂，對醫療程序的惶惑，對假性陣痛的忍耐，對丈夫勞累消瘦的不捨，對稚齡典兒的牽掛……除了經文，書裡句子常常在我耳邊繞：“*We cannot go over it, we cannot go under it,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!*”就這樣捱到夜盡天明。

在醫院裡乖乖躺臥的我，還是個新手媽媽；看不到親子路的下個轉彎，算不出曦兒將在中秋前提早來到我們中間，聽不到上戰場的號角已經在遠方山頭吹響，望不到前頭路程還有多少高山低谷風霜雨雪等著我們……。當典兒暖呼呼的身子靠著我，胖嘟嘟的指頭翻著書頁時，我渾然無覺不久後，學校老師會開始一天又一天，一季又一季地報導他在學校裡情緒與人際行為的脫序。在沒有地圖的教養特殊兒旅程裡，當情況一場糊塗，我想掉頭而去，或抄捷徑找救兵時，典兒稚拙的童音又會在耳邊響起：“*We cannot go over it, we cannot go under it,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!*”

究竟，我們這十年走過了什麼？

草原是每天的平常生活；或有翠綠碧毯、野花點綴，但也少不了嗡嗡蚊蠅。就像面對醫院天天單調的伙食，其後孩子日復一日食衣住行基本需求，生活中新鮮感好容易被熟悉感取代，熟悉感又慢慢磨損成無聊感，而日出時草原依舊在眼前開展。我知道草原磨練我和另一半的耐心，但耐心需要知足相伴，才不會遇見草叢深處抱怨連連的蛇。

急流可說是日常生活裡或大或小的突發狀況：平靜幾日，突然開始假性陣痛，值班護士奔波的腳步踩在繃緊的神經上；或是孩子上學後，才翻開靈修書，電話突然響起，學校希望我儘快

趕到……。一位家有自閉兒的母親曾說，接過幾回壞消息之後，每次電話鈴響都像憑空掉下麻布袋，你顫慄著打開，即使這回袋子裡裝著鑽石，呼吸仍因恐懼急促，想著響尾蛇會不會從袋底鑽出咬你一口？

溪流湍湍，踩進多少次都不會習慣水的冰冷，何況踏腳石可能滑溜，中流可能遇上漩渦——我發現過河需要操練奇異的平衡；得全神貫注、分秒倣醒，同時得靈魂深呼吸，在祂裡面全然放鬆。

泥沼就像是每個父母親都想為自己和孩子避開的爛泥巴。但只要人有軟弱、有罪性，就時不時會失腳踩入自己或親人的爛攤子，舉步唯艱，還濺了滿身泥漿。在泥潭裡，人的第一反應常常是彼此指責；孩子家裡行為偏差，孩子學校裡闖禍，孩子哭鬧沒完沒了……。這些豈非完全不折不扣反映**對方**的遺傳基因、個性、原生家庭？我們指著親密家人：「都是你！」的同時，泥巴在自己身上乾了，留下難堪記號……。圖畫書裡，一腳高一腳低踩過泥沼的家人，手裡提著自己的鞋襪，目光都向著前方，不是嗎？要穿過困窘泥塘，得先脫掉自己的鞋子、自己的成見驕傲，收斂彼此指責的指頭，重新調整全家腳步與方向。

黑森林常是容易讓人迷路走丟的地方。親子旅程不是輕鬆的單日遊，在廣大幽深的森林裡，領隊爸媽有時也會起爭執，究竟該向左還是向右？週末要出門訓練孩子生活技能，還是留在家裡避開出岔時旁人異樣眼光？要先作語言治療還是行為治療？要堅持留置公立學校還是嘗試在家教育？何況當孩子漸漸長大，不再需要父母裸抱，不再希罕父母提攜，跑得飛快的腳，一溜煙就可能跑上叉路，好奇的眼目，遠遠看見鮮艷的薑餅屋……。暗影幢幢，野獸伺機而動的林子裡，什麼是我們腳前的燈？靠爸媽自己，幾天的路程有可能變成幾年，甚至於永久分道揚鑣（北美特殊兒家庭父母離異比例遠超過一般家庭）。黑森林因此是測試我們裡頭向光性的地方，更是見到真光就得緊緊跟隨的地方。

暴風雪不是天天颳，但撲天蓋地而來的災難，超越區區人力，威脅著摧毀全家。典兒進入小學後，我們經歷過學區制度上對此類特殊兒的疏忽錯置，也經歷過家庭財務因環境經濟因素引發的艱難；才體會到父母親最深的焦慮，來自大難臨頭時，會不會保護不了孩子？風雪裡我們緊緊握住彼此的手，將孩子圈在圓中，然後作些什麼呢？除了禱告與等候，似乎沒別的可作了。只有當暴風雪過後，我們筋疲力盡躺在藍天下，嘗試伸展自己都還完整的手腳，數數身畔親密家人，一個也不少，才更深明白，恩典多奇異，竟拯救我們這些一無所是又一無所能的人！

《我們要去捉狗熊》故事未了，有個爆冷門的反高潮；全家好不容易鑽進了狹窄陰暗的熊洞，與大棕熊面對面相遇，誰能把熊獵回家呢？還是……？意外挫折裡，這家人還是一家人，躲進溫暖被窩裡時，一個也不少！

生活裡，我和丈夫與孩子們，也少不了驚嚇、挫敗，甚至落荒而逃的經驗。我慢慢領悟，對一家人來說，誰成為獵熊英雄，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笑聲、哭聲、拌嘴聲中，依然牽著手往前走；在每一天面對生活的高低起伏，少不了的磨擦與原諒，再磨擦與再原諒後，一天盡頭，我們學習將怒氣與恐懼的惡熊關在門外，我們的心，鑽進同一牀被窩。

從典兒和我頭一回「獵熊」到如今，十年過去，當初得踮腳使勁爬上醫院病床的小娃兒，倏忽成了與我齊頭的少年。常常覺得不可思議，典兒在草原、急流、泥沼、黑森林、暴風雪般生命過程中，在與亞斯伯格症共舞的蹣跚旅程裡，持續著對書的熱情。就像他最近閱讀的當代經典《偷書賊》裡的主人翁莉賽爾，從認字到自主閱讀，與文字親近的過程就是她成長與成熟的經歷；孩子在書頁翻動中展開心智、想像、情感的翅膀，在字裡行間吸取靈魂花蜜。當周圍環境烏雲籠罩，孩子的心在文字祕密花園裡默默茁壯。

閱讀，不只開擴了典兒內在現實；原本非常不善解讀情緒，也不容易以口語表述心情的典兒，卻嗜讀刻劃人性的各類型小說。閱讀讓他淵面黑暗的情緒世界有了光，有了表達的模仿對象和語言。當他慢慢地從私密角落探出頭來，我倆也開始有了更多深層交集。他幼時的床邊故事，是白天暴雨後的小小避風港。長大後關於書的對話，則是青春期驚濤駭浪之上的橋，讓我們持續關注彼此。很早就發現，媽媽和小孩若彼此懷怨在心，是沒法子好好說故事與聽故事的。我們對閱讀的共同熱情是燒不壞的真金，在關係緊繃時依然閃閃發光。為我們分享過、爭辯過、傷懷過、捧腹過的每一個故事深深感恩。

入秋時傷風臥床休息，典兒走進臥房，手裡拿著一本封面泛黃小書，青春期低沈的嗓音響起：「媽媽！看我找到什麼？要不要我讀給妳聽……」

